



热播大型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原著作者又一力作！
此书易名电视连续剧《唐宫谣》即将强档推出！

万寿无疆

孙自筠◎著

一轴五光十色的晚唐长卷，
一段公主驸马的悲情孽缘，
一曲凄婉苍凉的历史挽歌……

中国三峡出版社

万寿无疆

孙自筠◎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寿公主 / 孙自筠编著. -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80223-545-8

I. 万…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5523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电话: (010) 66112758 66118308

<http://www.zgsxcbs.cn>

E-mail: sanxiaz@sina.com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毫米 / 印张: 20.5

字数: 300 千字

ISBN 978-7-80223-545-8 定价: 29.00 元

前言

这是一部以晚唐武宗和宣宗时期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

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后，开始走下坡路，宦官专权、朋党争斗、藩镇割据，加上边患和农民暴动，使唐王朝逐渐走向衰落。至武宗、宣宗时，败亡的征兆日益显露。作为一国之君的叔侄俩，初登基时也曾兴致勃勃，想有一番作为，力图挽狂澜扼颓势，刷新朝政，重振国威，再创“开元”、“贞观”气象。然而他们都缺少先辈的雄才大略和开阔胸襟，却全盘承传和发展着先辈的情性和性格劣质——颐指气使、好大喜功、迷恋女色、奢侈放纵……其中，尤以崇信道教、服食“仙丹”欲求长生等等，更是来自嫡传。结果，皆因中药毒而短命，成了绝妙的历史讽刺。

小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几条纵横交错的爱情线索扭结其中，在宫廷与市井、贵族与士子间进行，充满阴谋与血腥，展示着纯情与肉欲、人性与鬼性的裂变与搏击。作品既有缠绵悱恻生死相恋的爱情佳话，又有权变莫测无情争斗的官场丑闻，还有金戈铁马血肉横飞的战场景观，场面宏阔，情节曲折，具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和厚实的文化历史内涵。

前
言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甘露之变”	(1)
第二章 晚唐阴影	(11)
第三章 哀哀帝王泪	(22)
第四章 唐武宗登基	(30)
第五章 皇帝怎么当	(40)
第六章 啊！我可爱的狐狸精	(49)
第七章 风雨潞州	(60)
第八章 略施小计	(70)
第九章 变异人生	(84)
第十章 深宫深深深几许	(94)
第十一章 赵归真论道	(103)
第十二章 标致公子	(113)
第十三章 冲出鸟笼	(125)

第十四章 忏悔人生	(136)
第十五章 草人借箭	(148)
第十六章 跟皇帝开个玩笑	(158)
第十七章 调包之计	(169)
第十八章 背叛,再背叛	(178)
第十九章 牡丹花下	(188)
第二十章 千呼万唤始出来	(198)
第二十一章 肠断《忆秦娥》	(209)
第二十二章 英雄末路	(219)
第二十三章 最后的孽缘	(231)
第二十四章 难断画中情	(244)
第二十五章 撩开面纱	(255)
第二十六章 事与愿违	(264)
第二十七章 绝诀槐树观	(273)
第二十八章 苦楚花烛夜	(283)
第二十九章 “万醉,万万醉”	(294)
第三十章 何处是归宿?	(306)
后 记	(317)

万
醉
主



第一章·“甘露之变”

为了消灭宦官势力，唐文宗使出“螳螂捕蝉”的连环计。可是，一场血肉横飞的“甘露之变”把历史搅得一塌糊涂。

公元835年，即唐文宗太和九年，初冬，天气反常，过早降临的一场大雪把京都长安捂得严严实实，积雪整整有一尺厚。雪后，又接连刮了三天三夜的北风，人们都冷得龟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往日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大街小巷顿时空旷起来，哪怕到了近午时分，街上也见不到几个人影。

与冷冷清清的长安城大街相比，皇宫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因为文宗皇上任命权势已够显赫的大宦官、右神策军中尉、知内侍省事王守澄为上将军，升任左、右神策军观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几天来宫里都沉浸在一片热闹与欢乐之中。先是皇上赐宴，大会满朝文武及有地位的宦官，然后是群臣与宦官为王守澄荣升大摆筵席，再后来是王守澄回礼。整日宴席不断，锣鼓喧天，笙歌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加上祝酒声、鞭炮声、欢乐声，把皇宫闹得几乎抬了起来。

其实，这完全是文宗皇上的一个圈套，哪怕是狡诈凶残、诡计多端的宦官王守澄，也一点没有觉察出来。

然而有一个人却觉察出来了，他就是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起初，他对文宗皇上一连串给王守澄那么多荣誉非常不平。他想，我仇士良对你李昂的贡献还小吗？你之所以有今日，还不全靠我仇士良冒着生命危险领兵杀了宦官刘克明、苏佐明，杀了他们拥立

的绛王李悟，才让你登上皇位。怎么你反倒一再提拔王守澄，把我置于他的统领之下？仇士良想不通。及至在皇宫宴会上，皇上居然走下御座，笑吟吟地向王守澄祝酒时，他才突然从皇上的眼神里发现了点什么，这才有所领悟，难道……

仇士良的估计一点没错。

文宗皇上与御史大夫郑注、兵部郎中李训密谋除掉骄横自大、目空一切的大太监王守澄。但他手握兵权，耳目又多，很难下手，便采取给他高官厚禄的办法麻痹他，使他放松警惕，然后下手。

这天夜里，已经三更过了，一阵敲门声把仇士良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太监李好古，传话说，皇上要他马上去一趟。

仇士良因对文宗皇上登基立有大功，皇上把他视为心腹，常传他去商量机要事务。听皇上传召，仇士良立即穿衣起床，随李好古到了文宗寝宫。

文宗皇上没有睡，他正摸着嘴唇上的两撇八字胡不停地走来走去，脸上，爬满了焦虑的皱纹。其实，文宗李昂今年才二十六岁，自十七岁登基，当了八九年的皇帝，已把他磨得心力交瘁。宦祸、党争、边患，搅得他晕头转向，不仅额头上增加了纹路，头上还有了白发。但是他不像他父皇穆宗，更不像他的哥哥敬宗，得过且过，无所作为。他已暗下决心，要把这些石头全部搬掉。

见仇士良进来，文宗亲切地说：

“这么冷的天，深夜把你叫来，实在有要紧事。来，快过来，挨火盆近点，暖和暖和。”仇士良很感动，上前几步，挨近火盆，顿时，一股热气扑面而来。

文宗见他隔着火盆，便示意他再靠近些。仇士良于是又挪了两步，把耳朵凑在皇上的嘴边。皇上的话声很小，只是从仇士良满脸的兴奋和严肃，便知道皇上交给他的任务绝非一般。

王守澄原本是个贪酒好色的无赖，但当他见到自唐宪宗以来宦官权势日重，甚至连皇上都得听他们的。不听，便杀，宪宗、敬宗都是被宦官杀掉的；皇子皇孙，谁听话，便立谁为皇帝。穆宗、敬宗，等等，哪个不是靠宦官才当上皇帝的？皇上都能玩于股掌之中，可见那权势、那威风、那荣华富贵，是任何人也比不上的。看到这些好处，王守澄咬咬牙，自毁其身，进宫当了太监。他脑瓜子灵，会吹会拍会捧，短短十来年功夫，就爬了上来，成了宫中第一太监。今天，又让皇上给自己戴上这么多顶官帽，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舒心与畅快。特别是宴会上，皇上破例亲自给自己敬酒，引得满朝文武大臣一片啧啧赞叹。还有那个要与自己争高下的仇士良，也收敛了往日的傲慢，变得谦恭起来。没想到吧，今后你得听我的调遣，看我的眼色行事，要不，哼……



王守澄越想越兴奋，凡敬过来的酒，他都一口喝下。不过，他也有他的悲哀，平生两大嗜好：美酒，现在是随心所欲地喝；可是美女呢？自从成了太监，便再也无能享受了。于是他开始后悔，后悔自己的选择。没有女人陪伴，荣誉、富贵、权势，又有何用？他痛恨自己，使劲地咬自己的嘴唇至出血，然后，一大杯一大杯地狂饮，和着悲哀和嘴唇上的血，一齐吞进肚里。他虽然以豪饮出名，但几天在酒里泡下来，也难以支持。这天晚上，他实在不胜酒力了，便早早退席，回府安歇去了。

睡到半夜时分，他被窗外的小太监叫醒。

“什么事？深更半夜的。”王守澄很不耐烦地问。

“宫里来的李公公，说有圣旨。”

王守澄本不想起来，但又觉得太过分。再转而一想，说不定又有什么赏赐，这皇上一向都爱在晚上降旨，给你加官晋爵，让你突然间一阵惊喜。想到这里，他便急忙起来，让小丫环侍候穿衣戴帽，走进客厅。正在客厅坐等着传旨的太监李好古，见王守澄进来，忙站起来躬身一礼，而后说：

“本不该半夜惊动将军，只是皇上因急事命奴才传旨，请将军接旨。”

“你念吧。”王守澄平日不把皇上看在眼里，大刺刺地说。

“请大人跪接。”今天李好古有些反常，板着面孔说。

怎么啦？平时对自己一贯俯首帖耳的李好古今天怎么啦？王守澄来不及细想，眼睛一瞪，说道：

“就是当着皇上的面，我也敢说不跪！”

“可是今晚，便由不得你了！”随着尖细而冷峻的说话声，突然从大厅门外涌进十几个全副盔甲的武士，把王守澄团团围住。

“你们要干什么？”王守澄惊惧地问。

“叫你跪下接旨！”还是那尖细的声音冷峻地说。

王守澄盯住那发出尖细声音的人，只见他放下头盔，脱去甲冑，原来，是仇士良。

“仇士良，你，你要造反……”

“我是来杀反贼的！王守澄，快跪下！”

王守澄哪里肯跪。仇士良示意左右，立即过去两个武士，架住王守澄的胳膊，一边一腿，再往下一按，王守澄便被压倒在地上。

“来人，快来人……”王守澄挣扎着大声吼叫。

仇士良冷笑道：“你喊破喉咙也没用了，你的府第早被包围，你的手下早被解决，还是乖乖地跪在那里听旨吧！”

仇士良说罢，示意跟在一旁的李好古说：

“快宣旨！”

李好古上前两步，展开圣旨，清清嗓子，一字一句地念到：

“阉臣王守澄，骄横跋扈，蔑视皇威，罪该当诛。念其在宫中多年，有脚步之劳，从宽处置，赐其自尽。钦此。”

此时王守澄听了圣旨，已软瘫在地，再也没有回话的气力。仇士良也不管他，继续对他说：

“王守澄听着，这是皇上赐给你的御酒一杯，你喝罢自去。为了给你留个面子，皇上还格外开恩，不将此事向外宣扬，只说你是饮酒过量而亡。你死后追赠你为扬州大都督，还为你铺张办个丧事。你就放心去吧！”

平日威风八面、杀人如麻的神策军最高统帅，这时已吓得不省人事，像件破棉袄似的被两个武士从地上提起来，然后，扳过他的脑袋，捏着鼻子将一杯酒对嘴灌了下去。顷刻间，他的鼻子里便流出两道血的小溪，然后头一歪，便没气了。只是他那双眼睛圆睁着，贪恋地望着人世。

王守澄死后，神策军的指挥大权转移到仇士良手上。以前依附王守澄的势力，也逐渐向仇士良集中。仇士良趾高气扬，好不得意。他哪里知道，一个针对他的计划正在暗地里紧张进行中。

文宗登基以来，有感于自“安史之乱”后宦官势力膨胀，皇权旁落，作为奴才的太监竟然挟制君主，左右朝政，甚至随意废立皇帝。他暗下决心，打算重振朝纲，恢复皇室权威。但要彻底解决宦官问题又非得依靠大臣不可。然而长期以来，宦官势力已深入朝廷内外每个角落，大臣对宦官畏之如虎。好几次他在召见大臣时以宦官问题相问，他们不是缄口不语，便是顾左右而言他。文宗很气恼，也很难过。

正在文宗心灰意冷时，却有两个臣子接了他的话茬，流露出对宦官专权的不满与愤怒，话越谈越深入，最后竟商量出一套彻底铲除宦官势力的计划来。这两个人便是郑注和李训。

郑注本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的游医，文宗因病久治不愈，经王守澄推荐，他治好了文宗的病，从此受到宠信，官拜御史大夫、太仆卿兼工部尚书。李训出身进士，满腹文章，一表人才。他以厚礼买通王守澄，王守澄便向文宗推荐。文宗见他身材魁伟，神态潇洒，口齿伶俐，任命他为兵部郎中、礼部侍郎、翰林侍讲学士，诏书撰写官等要职。郑注、李训在与文宗皇上的接触中，了解到他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便为文宗献上一整套诛灭宦官的计划，利用仇士良杀王守澄，便是他们计划的第一步，第二步便要轮到仇士良头上了。

按照他们的计划，诛杀王守澄后，利用他的葬礼，将仇士良等一批宦官骗至咸阳的太監墓地，然后由埋伏的武士将他们一网打尽。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郑注以厚礼行贿仇士良，请他向文宗建议，任命自己为凤翔节度使，掌握兵权。只有手中有了武力，才便于实现内外配合、诛灭宦官的计划。



很快,郑注果然被任命为凤翔节度使,在离京前,再次与李训约好时间,到时,郑注以练兵为名,带队伍去咸阳设伏。

可是郑注一走,性急的李训便改变了计划。他建议文宗提前动手,为的是怕夜长梦多发生变故。文宗则怕准备不周,难以成功,拒绝李训的建议。然而因为这时出现一个小小的情况,使文宗改变主意,批准了李训提前行动的计划。

原来文宗也是一个痴情的皇帝,与他的老祖宗唐玄宗李隆基一样,对后宫上千粉黛不感兴趣,偏偏只爱一个姓杨的妃子,每日与她厮守,如鱼恋水,难解难分。

在被文宗冷落的上千嫔妃中有一位尤美人,是仇士良推荐进宫的,因长期得不到皇上的临幸,不免有些怨气。仇士良得知后,拿出他大宦官的威势,逼着文宗临幸尤氏。文宗无奈,只得接受他的安排,但却因此加深了对他的仇恨,决定采纳李训的建议提前对仇士良下手。

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天不亮文宗皇上就推开身旁的尤氏起了床。他实在不愿意让她侍寝。她不丑,但他就是不喜欢,可是昨晚当仇士良把她引进卧室时,他只有强作欢喜地应付着。他恨透了宦官,这些阉割了的东西,就连皇上的私事都不放过。仇士良,本想让你多活几日,既然如此,那今天就让你死!

洗漱完毕,唐文宗坐上肩舆,由太监抬着缓缓向紫宸殿走去。

这时百官已到齐,分两边站定。文宗坐上龙椅后,按惯例应由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向皇上奏报平安,然后宣布大臣奏事。可是韩约出班后向皇上奏报的却是另一件事。他说:

“启奏陛下,卑职所在的左金吾衙门的后院石榴树上,昨晚天降甘露。这是天赐的祥瑞,是皇上圣明,感动上天才有的事。昨晚,我已通过宦官向皇上报告,不知皇上知否?”

韩约说完,连连叩头,向皇上表示祝贺。

众大臣听了,也纷纷跪下,向皇上道喜。他们山呼万岁后齐刷刷地说:

“天降甘露,乃皇上洪福齐天、百姓安居乐业的征兆。天下幸甚,万民幸甚……”

这时,宰相舒元舆出班奏道:

“天降甘露,实乃上苍对大唐的分外关怀,请吾皇陛下率领朝中大臣,前去左金吾衙门瞻仰,以谢上天的恩赐。”

文宗准奏,立即乘了肩舆带领百官出紫宸门,到了含元殿。

这时李训出列奏道:

“请陛下在含元殿少歇,此去左金吾衙门,路过大街闹市,应由禁军神策军沿途净街清道,驱散闲杂人员,护卫圣驾及百官大臣顺利通行。”

文宗准奏，立命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率领众宦官及神策军前去净街清道，并负责左金吾衙门的警卫。

仇士良走后，李训急忙召河东节度使王蕃、汾宁节度使郭行余、京兆少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到含元殿偏殿，对他们说：

“各位大人，今日我等奉皇上圣诏，诛灭宦官，望大家齐心协力，共建功业。大将韩约已在左金吾衙门作了布置，仇士良等宦官一到，立即一个不留地诛杀。为策应韩将军，各位大人所派的武士是否已经到齐？”

王蕃、罗立言等纷纷回话，说已按计划布置妥当，惟有潞州节度使刘从谏的人马未到。李训数了数加起来也有数百之众，便叫他们分头隐蔽，专候皇上命令。

含元殿上的一帮大臣，见李训、舒元舆等急急忙忙地进进出出，也不知何事，只用惊异的目光望着他们。文宗自己心里明白，稳坐在龙椅上眯着眼睛打盹，等候他盼望已久的好消息。

这完全是李训为了急于求成并含有个人目的的一次冒险。

原来李训曾任河阳节度府掌书记等职，因涉及诬陷案被流放，后遇大赦回京，通过宦官王守澄的路子受到文宗皇上的重用。他为了表示对过去错误的痛悔，奏请文宗皇上恩准他改名吉言为训。文宗见他真有改过自新的诚意，既往不咎，委以诛杀宦官的重任。

但李训是个自视清高、野心勃勃的人，他向文宗建议提前对仇士良采取行动，除了有独占大功的用意外，心中还揣着一个更大的计划：他要消灭郑注，进而架空皇上，控制朝政。他定计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便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

李训也太迫不及待了，加之，他诛灭王守澄的第一步走得太顺利了，在他看来，仇士良更不在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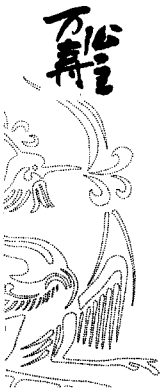
可是他估计错了。

仇士良奉旨领着他的手下匆匆赶到左金吾衙门。他总觉得今天有些不对劲，皇上以及李训、舒元舆等一帮大臣对他的态度特别好。尤其是李训，一向以轻蔑的眼光看着自己，可今天却满脸堆笑。听说深山里有一种叫人熊的野兽，对你龇牙咧嘴你不必怕，要是对你笑，你可要当心了，那是要吃你。难道……因此仇士良今天格外小心。

当他跨进左金吾衙门，正好与韩约打个照面。但见韩约行色匆忙，汗流满面，见了仇士良极谦卑地俯身赔笑说：

“请，请仇将军后院察看，请……”

“请，请，……”仇士良口中应着心里想，今天这么冷，小北风跟刀子似的，怎么他会



满脸是汗？仇士良把一只脚踏在后院的门槛上，向里望去。第一眼他便发现了问题：雪地上满是杂乱的脚印。院子正中是长着一些树，但被雪盖着，哪棵是石榴树，哪棵石榴树上有甘露，他看不出来。院子的两廊，本应是空着的，为什么又有厚厚的布围住？当他在注视两廊时，瞟眼看韩约，见他神色越发慌张了。而这时，又隐约有铁器的撞击声从布幔后传出。恰恰此时吹过一阵风，把廊檐下的布幔吹起一角，顿时，齐刷刷一排穿着黑布长腰靴的脚露出来。仇士良不觉惊叫一声：

“这里有埋伏，快退！”

韩约见事已败露，一边大喊：“众武士快出来杀阉贼！”一边顺手抓住仇士良的肩膀，从腰间抽出刀来向他杀去。仇士良一闪身，躲过那刀，用力从韩约手中挣脱手臂，只听“嘶”地一声，衣袖被撕去一截。但他再也顾不上衣袖，大声呼叫太监们快撤，他自己也飞身向大门跑去。

这时左金吾衙门里埋伏的武士纷纷出来，亮出武器见宦官就杀，接连砍翻了好几个。

“快关大门！快关大门！”韩约丢掉手中仇士良的半截衣袖，对部下大声命令着。

然而这时仇士良已经抢先出了大门，带上几个随从太监，骑马飞奔而去。

仇士良骑在飞奔的马上，头脑飞快地转动着。他先想去神策军驻地领三千兵马杀向左金吾衙门，把韩约及其同伙斩尽杀绝。但转而一想，左金吾衙门中发生的事定与宫中有关系，最要紧的是回宫，把皇上掌握在手，才能控制大局，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于是命一身边心腹速去神策军驻地调三千兵马到皇宫听命，他自己则快马加鞭奔回皇宫，直到含元殿门外，方才下马。

听到急促的马蹄声，李训还以为是那边得手，韩约派人进宫报信来了，及至下马人奔向大殿，才认出是仇士良，又见他断了一只衣袖，满面愤怒地跑进来，叫了一声大事不好，忙对身边的王蕃、罗立言等人说：

“快把你们的士兵叫出来，杀宦官，保皇驾！对士兵们说，每人赏钱一百缗，有建功者立保升官！”

顿时，罗立言率领京兆府士兵三百人从东殿杀出，李孝本率御史台随从二百人从西殿杀出，另有数百名士兵从丹凤门外涌入，一齐围了大殿，见宦官就杀。但见血肉横飞，人头落地，一连十数名宦官被杀。

仇士良一踏入含元殿便直奔文宗御座，不由分说，急令太监把文宗扶进肩舆中，抬起来就往后宫跑。李训见了，急忙上前拉住轿竿说：

“请陛下留步，请陛下留步，臣有急事相奏！”

仇士良喝道：

“李训快放手！你在宫中埋伏兵士，意欲谋反，现在又阻挡王驾，该当何罪？”

文宗在肩舆里，身不由己，只是不停地

“李训不会谋反，快停下来，快停下来……”

仇士良哪里肯听，催太监抬着快走。因见李训拉住轿竿不放，便兜胸给他一拳，将他打倒在地。李训立即从地上爬起来，摸出藏在靴子里的短刀，举手向仇士良刺去。仇士良眼尖，被他躲过。李训再刺第二刀时，却被身后一宦官扯住，刺了个空。接着，那宦官脚一勾，将李训勾翻在地。当他再次从地上爬起来时，仇士良已挟持着文宗的肩舆出了含元殿，进了宣政门。而后，只听传来“轰”地一声，大门关闭。立刻便从里面传出宦官发出的一片“皇上万岁”的呼声。接着，又传出皇上的命令：立即封闭宫门，对李训等谋反作乱者格杀勿论。于是大队神策军开进皇宫，不分皂白，见人就杀，连那些毫不知情的文武大臣也在诛杀之列。一时间，皇宫血流成河，一千多具尸体横七竖八地陈列在宫殿上。

仇士良杀得兴起，命他的神策军从宫内杀到宫外，将王蕃、罗立言、韩约、李孝本等一一擒获，他们及他们全家无论老幼全部杀死，连襁褓小儿也不放过。仇士良的心腹、神策军军将田全操甚至下令：“凡见到穿读书人衣服的，不管他是官是民，一个不留地杀光！”一片刀光剑影后，京城成了血海，不知有多少无辜者死于这场屠杀。

李训有个幼时邻居，不远千里从外地来到京城，意欲谋差事，李训叫他在府上暂住几日。谁知第二天发生“甘露之变”，在仇士良抄斩李训满门中成了刀下之鬼。

最可叹的是宰相王涯，他对李训等人诛杀宦官之谋一无所知，只是那天在宫中见仇士良指挥神策军见人就杀，吓得抱头窜出皇宫，躲进街坊一家茶铺，被搜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无奈承认与李训共谋造反，欲拥立郑注为皇帝，说得有鼻子有眼，又被迫在供状上画了押，结果被押赴市曹斩首。

跟着王涯倒霉的是位当时著名的诗人卢仝，他的诗与孟郊、韩愈等齐名。“甘露之变”的头天晚上，他在王涯家做客，二人饮酒谈诗至深夜。第二天一早王涯上朝去了，卢仝因酒醉酣睡至下午方醒。这时，仇士良的神策军杀进王府中，正好碰上卢仝，把他揪住。卢仝忙辩解说：“我乃山野之人，又没有犯罪，揪住我干什么？”神策军小头目说：“你既是山野之人，到宰相府里干什么勾当？一定是来商议谋反。”说罢命令左右：“给我绑起来押回去再细问！”古代绑犯人多用绳子绑住头发，便于拖拉着走。卢仝那时已近花甲，头发脱光，绳子无处拴。兵士们正无法时，神策军小头目顺手从墙上拔下一颗铁钉丢给士兵说：“给他钉在后脑勺上不就拴住了？”士兵们接过钉子，找来砖头，将钉子朝卢仝后脑钉下去，拴上绳子把他拉走。当时卢仝就已半死，被拖到神策军府衙时，早已一命归天。

卢仝虽说死得冤枉，到底是他与王涯有交往，吃过他的酒肉，而另有的人，与王涯从未见过面，也被牵连进去杀了。

王林，是王涯三竹竿打不到的远房堂弟，家住江南，听说王涯当了宰相，变卖了家产凑上路费，跋涉千里到长安，想找王涯谋个事做。但一住两年，多次求见都遭拒绝。然



而他志如铁坚，耐心等待。这天，他又去王府，恰恰遇上神策军来捉拿王涯全家，他也一起被捉，判了死罪。直到临刑那天，他才有幸见到王涯一面。二人见面相认，在回忆过去许多有趣的往事中被游街示众，最后同被斩于市曹。

然而也有幸运者。

宰相舒元舆有个侄儿名舒全，聪明勤恳老实本分，跟随叔父多年，不离左右，合家大小都很喜欢他。但“甘露事变”前几天，舒元舆完全对他改变态度，动辄斥骂于他。舒全不甘辱侮，要求回江南故乡，舒元舆也不强留。就在他离开叔父家的第三天，在回江南老家的路上听到舒元舆全家满门抄斩的不幸消息。他听后立即跪倒在地，一为叔父哀悼，再则感谢苍天护佑。

更幸运的是光王李忱。

李忱是唐宪宗的第十三个儿子，封光王。其兄李恒为唐穆宗。穆宗死后，传位于长子李湛，为敬宗，但他只当了两年皇帝便被宦官所杀。他的弟弟李昂在宦官拥立下继承皇位，是为文宗。李忱与他是叔侄关系。

李忱从小沉默少语，性格孤独，人们怀疑他是个痴儿。十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病后精神焕发，通体舒泰，从此变得思维敏捷、谈吐不凡，与以往判若两人。唐穆宗见弟弟有这么大的变化，很是高兴，拍着李忱的脊背对大臣们说：“他是我李家的一块瑰宝！”并赏赐他许多财物。长大后，李忱又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与皇兄皇弟及子侄辈交往中，庄严持重，不多说半句话，哪怕是想引诱他多说一句话也难办到。然而他心里有数。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乘龙升天。他把梦告诉母亲郑氏，郑氏马上捂住他的嘴说：“这事千万不能随便向外人说，否则……”

“甘露之变”那年，李忱不满三十，因为是亲王，居住在宫外，但不时受文宗皇上召唤陪他下棋、弹琴、踢球、摔跤。他的脾气好，人又诚实，文宗很喜欢和他一起玩。

这天，李忱应召进宫陪文宗玩耍，直至深夜，便留宿宫中。晚上做了个噩梦，梦见一个无头绿衣人向他走来，满身是血，在他身前停留一阵后，转身而去。醒来，吓得他大汗淋漓。第二天，他借口家中有事，要回家去，但文宗皇上不让走，一定要留他在宫中多玩几天。皇命难违，李忱不敢再说，但整日恍恍惚惚、心神不宁。黄昏时，忽有家中来说夫人难产，要他速回。李忱这才鼓起勇气，向文宗皇上说明原委，请恩准他回家照顾分娩的妻子。文宗听了，不便再留，任他回家去了。

事情竟有这么巧，当李忱从接生婆手中接过沉甸甸的刚刚出生的女儿时，皇宫里正处在一场腥风血雨之中。仇士良领着神策军在皇宫中搜索杀人，凡来宫中的皇亲国戚，不问缘由，一律处死。与李忱一起在宫中陪文宗玩耍的两个兄弟和三个侄儿，除李忱走脱外全部被杀，哪怕是文宗皇上声嘶力竭地为他们辩解，仇士良也毫不留情。

得知这些消息后，李忱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他感谢女儿选择这样一个时刻降临人

间,让他躲过一场杀身之祸。于是他把女儿抱得更紧了,还在她嫩嫩的脸蛋上深深地亲了又亲。后来,这个女儿果然不凡,做出许多令人瞩目的惊人之举,为唐王朝的历史平添许多精彩。



第二章·晚唐阴影

“甘露之变”后，光王李忱深居简出，把时间全花在才出生的女儿身上。

李忱的光王府坐落在长安城西北角，地方比较偏僻，府第也不算堂皇，原因是光王并非嫡出，在看重门阀出身的唐代，妾婢所生的儿女，在地位待遇上与嫡出是相差很远的。

光王的母亲姓郑，原是荆州刺史的小妾，后因谋反，兵败后籍没其家。郑氏被送入宫中当侍女，宪宗皇上见她生得美丽，临幸了她，生下一子，便是李忱。

从小在宫中长大的李忱，对宦官的丑恶，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对他们充满了仇恨和鄙夷，但宫中又偏偏还少不了他们，为此他感到十分困惑。

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后，国势日衰，其原因固然很多，但藩镇叛乱和宦官专权却是两个最主要的，而这两者又往往互为因果，平白无故地造出许多事端。

起因是“安史之乱”后不断发生藩镇割据，皇上为了控制各地的节度使，便派自己身边的宦官去充任“将军”。他们是皇上的心腹，与皇上单线联系，有什么情况直接向皇上密报，是安在各节度使身边的一枚枚“钉子”。

就在皇上重视宦官，让他们参与政事与军务之初，便有大臣谏诤，举出古代许多宦官专权作乱的例子，建议皇上不要把大权交与宦官，以防后患。可是皇上不听，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很充分：宦官是奴才，他们敢怎样？

其实，这些皇帝哪里知道，宦官们虽有奴性的一面，也更有鬼性和兽性的一面：在